

原教人物群像



泰雅族語言文化 守護者

巴義慈神父

高秀玉 台北縣烏來鄉福山國小 教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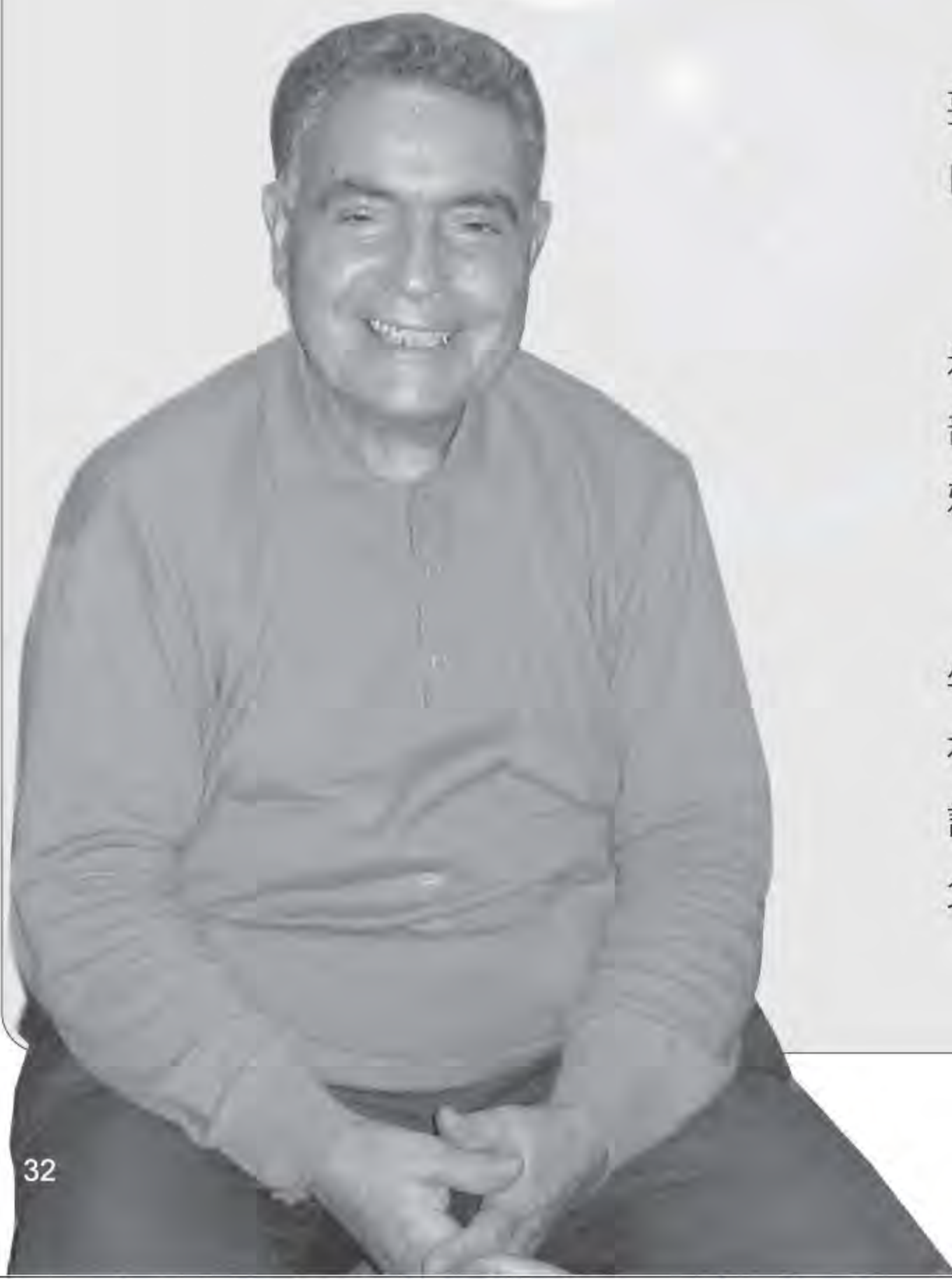
按著地圖上的標誌，找到了一條從三峽通往復興鄉三民村最短的路程。一路上沒有昏暗的路燈，絢麗的霓虹，只有初春時夜間的涼意與山間的寧靜。記得有老人家告訴過我，這裡以前也是泰雅族人所居住的地方。

「巴神父，你等我一下，我走三峽的山路過去」。

「沒關係，嶺孟，妳慢慢來，我也正才要從羅浮這邊回去」巴神父帶著濃濃的泰雅口音對我說著。

這就是我們所認識的巴義慈神父，無論是清晨或夜晚，總是穿梭於復興鄉各個大小部落間，除了盡守本職傳教外，亦關心著泰雅族傳統文化的延續。

讓我有機會能認識巴義慈神父，是在九年前，我和一群同為國北師的原住民大學生，在羅浮辦理短期的兒童夏令營活動。還清楚記得當時的巴神父，開著小小的小發財車（神父說：「這是福音車，不一樣的！」），從



原教人物群像



這個部落，到那個部落，來往於遼闊的復興鄉山地，主理著十二個堂區的彌撒，也為教堂即將舉行的祖靈祭儀奔波著。神父的工作室裡，有一台老舊且體積龐大的麥金塔電腦，裡面所儲存的，是珍貴的泰雅文化與語言紀錄。聽神父說，這是經過無數個夜晚，隨著鍵盤的敲擊聲所點滴累積成的。那時的我們，雖都來自部落，充滿著熱情，但對於自己的族語和文化卻很陌生，相較於來自於遙遠義大利的巴義慈神父，卻宛如部落裡的老人一樣，不但有著濃厚的泰雅味，還一點一滴的為泰雅文化留下記錄。

1964 年來台時，巴神父先在新竹的華語學校研習兩年的華語課程，結束後便直接派任到復興鄉傳教服務，直至今日。神父說，剛到復興鄉時，發現當地居民所使用的語言，是和他所修習的華語截然不同，而生活習慣與文化，更是和平地有著顯著的差異，他便深刻體認到『學好泰雅語，才能做好分內的工作，傳教若脫離母語，根本沒法進行』。因此，便毅然而然積極投入學習當地的泰雅族言。當時除了小孩開始學說國語之外，村人幾乎都說日語或泰雅語，因此巴神父在教友的協助下，先以泰雅語及日語交互的方式

「義大利半島上，那個腳跟的地方，是我的家鄉」，來台已42個年頭的巴神父是這麼說著的。「我的義大利本名是 **Papa Alberto, OFM**，出生在1935年，家鄉Bari是天主教聖地，面對著湛藍的 **Ionian Sea**，是個美麗的地方。那邊的人絕大多數都篤信天主教，我的全家也都是天主教徒。在十二、三歲時進入小修院後，便一直在修院中完成高中、神學院等課程，二十六歲晉鐸後，二十七歲來到台灣。」



◀ 巴義慈神父編寫的泰雅語讀本。



來傳教和溝通，將每天和老人們所學習到的詞彙，用義大利語拼音記錄下來。空閒的時候，便參考語言學家易家樂神父，送給他的語言

更說了一口流利的泰雅語，他還是唯一通過由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舉辦的首屆原住民族語認證考試的外國人。



▲ 復興鄉長頒發給巴義慈神父的表揚狀。

在泰雅文化的振興及族語教育的工作推動上，神父說，剛開始傳教時，由於大家都不識羅馬拼音，所以只能純粹單以口語傳達，無法使用書本。直到神父自己也熟悉泰雅語之後，從1967年開始，他便開始在堂區聚會時，帶領教友研究語言、文化、婦女等問題，並開始教導族人認識羅馬拼音字母，並利用學會的羅馬拼音來編唱母語聖歌，說讀經文，更進一步的，以族語直接導正經文上翻譯時的語意錯誤等。

學相關資料，細心研讀。後來，因牧靈工作的繁忙及與族人在良好的互動下，也促使他更加瞭解泰雅文化並進而愛好這個文化。他的生活重心便一直以泰雅人傳教為主，與平地人接觸的時間就變少了，漸漸的，他也就能夠完全使用泰雅語來傳教，宛如一個泰雅族人般的流利。

因為神父認為，早期泰雅族人們，生活純樸簡單、傳統文化氣氛濃厚，有著良好的社會制度，族人們應將這些屬於自己的根給傳承下來。因此，在他的領導以及教友的協助下，教堂很早便開始整理老人的口述歷史與研究泰雅傳統生活習俗，並舉辦許多傳統文化活動。在彌撒時，教會也組織了傳統歌謠合唱團，將族語應用在詩歌裡，進而錄製了第一張唱片；有時也在經常性的聚會裡，

與巴神父接觸過的人都知道，歷經42年的部落經驗，除了讓他愈發瞭解泰雅文化之外，

原教人物群像



安排老人對著部落的年輕人們，用古調唱出訓誡的話，教導他們遵守規範，或是教年輕人如何在特別的日子，祈求上天；值得一說的是，由教會發起祖靈祭和感恩祭的活動，更是讓國民政府來台後，中斷許久的傳統祭典能夠恢復。而近年來，所開辦的族語研習，也讓孩子們可以有機會學習自己的語言。

在問到神父當時辦理這些活動時，遇到了什麼困難時？神父說，政府在解嚴之前，教會是不可以說族語、日語和辦文化活動的，警察會常常來「關心」，說你思想有問題，看的書和別人不一樣。記得有一次，族語民謠唱片被警察沒收，因為是用的是羅馬拼音、唱的是泰雅族的話而違法，我只好跟警察說：「不要全部拿走，留一點下來」。解嚴



雖然政府對族語傳教的管制態度改變了，但是許多傳統文化和語言已經救不回來了，加上時代變遷得很快，族語和文化的復振工作更加困難，神父無奈的說：「即使現在的狀況是如此，也只有繼續堅持，才可以將文化給延續。」

巴神父拿著水果刀，用他特有的吃法，緩緩的將香蕉削入乳酸酪裡，再用湯匙舀入口中。他說著他今年七月將回義大利一趟，探望老家。我看到桌上有著厚厚一疊新編的族語教材，整齊的堆疊著，這是他為了大溪國中族語課程的需要，所編的新教材，目前還在校稿中。

看著他桌上滿滿的文稿，心想著巴神父應該是在回義大利前，趕快將這攔心頭上的工作給完成吧！這應該又是他為泰雅族文化所貢獻出的另一份心力，但是，卻帶給了我一個滿懷心胸的感動。

◀ 巴神父帶著濃濃的泰雅口音訴說著他的傳教心路歷程。

